

山乡巨变

常荣军

烟火人间

站在49年前当知青插队落户的小山村——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何家大塘的村口，放眼望去的一切，是那么的陌生。村头那一蓬青翠挺拔、迎来送往的龙竹，没有了！那熟悉的鸡鸣狗吠、牛羊欢叫，销声匿迹了！完全颠覆了过去清晰的印象和记忆。蓦然，我脱口而出已故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一部小说的名字——《山乡巨变》。

1975年8月，我们8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何家大塘，这个在县城可以遥望挂在半山腰上的小山村，开启人生中那一段“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重要经历。而我，直到1978年1月被招录为汽车修理工，继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开，在这个小山村劳作、生活了两年零五个月。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赶着牛扶犁耕田犁地，第一次挑起比自己体重还重的担子，第一次持鞭放羊。在这里，我知道了农民的艰辛，粮食的来之不易。两年零五个月，我接触了社会，历练了身心，锤炼了担当，丰富了人生。

我本以为，会找到一些痕迹，但找不到了，一切都找不到了。我们进村时头几个月居住的那一栋老房子，已没了踪影。记得当年那栋老房子，一层当牛圈关牛，二层三间房住着我们8个人。而当知青几个月后新盖的那栋用松木支架、土坯砌墙、瓦块封顶的知青户房子，连地基也找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二层的楼房。农户的主人是嫁入20多年的主妇，根本不知道她们家宅基地的前世。唯一能找到的，只有那因此而得村名的、不到两亩地面积大小的一湾水塘。

步入村中，遇到一位后背微驼、

在家门口晒太阳、怡然自得的老妇人。看到“外人”来访，她微笑着与我们打招呼并邀请我们到她家中坐坐、喝杯茶。我上前问她：“您记得当年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吗？”她当即说道：“当然记得”。然后准确地说出了我们8名知青的名字。我既惊喜，又惊讶，问她：“您认出我是谁了吗？”她茫然地摇摇头。在我报出姓名后，她很激动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说：“你从北京来看我们啦！太好了！你是第三个回来看看我们的知青。”她还告诉我，前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说第二天会有个事，没想到是你回来了。看得出来，她非常高兴。梦应验了，话音未落，她便反问我：“记得我是谁吗？”我同样一脸茫然。她哈哈一笑：“我是你们的李大嫂。记不记得？你们没菜吃的时候，就到我这儿，进门就喊‘李大嫂，没菜了，给点酸腌菜’，你们则把一些瓶子、铁盒子等给我小儿子，他拿着会玩一天……”听到此，我恍然醒悟，真没想到，面前这位老人，就是当年家里家外一把好手、飒爽英姿的妇女队长李大嫂呀！

在李大嫂家院子的凉棚下，傍着茶桌，喝着涩中慢慢回甘的山茶，听李大嫂讲她家和村里发生的变化，宛如时光倒流。李大嫂说：“现在吃、穿、用都不愁了，日子很好过，与过去大不一样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您家一栋三层现代化的小洋楼，院里停放的私家车，厢房屋檐下挂着的6只大火腿，都让我们羡慕了。”李大嫂略带谦虚地说，村里像他们家这样的还有几家。谈了一会儿，李大嫂说，村里有的老人去世了，有的不在家，还有的不记事，只能带你们去当年生产队副队长家看看。

走进副队长家，见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一栋二层的小楼与两侧的厢房、对面堆放杂物的废弃，组成了一个小院。四周的阳台、围台上，排放着形态各异、色彩缤纷的众多多肉植物，蔚为壮观。老队长告诉我们，这都是她孙女养的，在网络上售卖，颇受欢迎，生意不错，是他们家的一项收入。

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过去，生产队各户人家，土坯砌墙，茅草或瓦片覆盖的破旧房子，与相邻的猪圈、鸡窝以及门前的一小块自留地形成的一个农户的布局，全都变成了不太规则、大小高低不一，用现代建材建成的洋中还带着些乡土气的二层或三层小楼房。过去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，不时还会踩到猪粪、牛



粪、羊粪蛋的村中小路，早已变成了水泥路、石块路。听乡亲们讲，作为县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点，村里最近正在开挖、接埋污水管道。建成之后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将进行集中收纳处理。

当年，小山村不通公路，不通电，生活用水靠一根根竹管顺势而下，将山水“输送”到农户家中。我们人住村里时，是靠生产队的一匹小骡子，将行李从县城驮上山的。每年冬季交公粮，都要翻山越岭、肩挑背扛送到县城粮库。而现在村村通、公路穿村而过，交通十分便捷。当年每十天一个集市，村民挑着一担木柴或在自留地种的蔬菜、家养的鸡或蛋去集市售卖，以买回夜间照明的煤油、食用的盐及其他日常用品。乡邮递员每周下乡一次。路过何家大塘时，就会送来一周前的报纸刊物，那是当时难得的精神食粮。现在，自来水户户有，生活用电户户通，无线网络全覆盖，农村生活与城镇生活无二。

当年，村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不息，在六分水田、四分山地的土里靠辛勤劳作刨食。记得插队的那几年，全劳动力每天全勤12个工分，值0.11元。年终算账分红时，有的户还倒欠生产队钱。全村每年开春时，都有一两个月因缺少粮食而闹春荒。现在，这都成了老人的记忆。全面小康，解决温饱，“春荒”早成了过去时。村里人已不种地了，土地都由公司和专业户承租，进行月季花幼苗开发种植。月季花幼苗开发种植与石榴、茶叶、鸵鸟养殖和节假日休闲观光等，形成了山村的产业布局。村里有4家有一定规模的农家乐，节假日时，城镇的人会上山休闲娱乐，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。当年，每天早上，在村里随处可见牛、羊、猪，有的是一早赶上山、傍晚接回来，有的是到收割过的田地里自然放牧。现在，这些都看不见了，来来往往的是汽车、摩托车和观光的游人。

过去，村里有一所小学。一间教室，一名民办教师，一至六年级混班上课。20多个学生，多数读到六年级就不读了，极少有到县城读初中的。记得当年，我们几个知青发动，在村小旁边的空地上义务劳动，谋划为村小、为村里的年轻人建一个篮球场。对于肚子都吃不饱的青少年，义务劳动挖球场，打篮球，不同人的想法确实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因此，直到我们离开山村时，才断断续续挖出半个球场的面积，连篮球架都没有支上。现在村小没了，只有两栋三层的新楼，分别挂着“云南月季花种

业创新研究院”“乡村振兴实验室”的牌子，挂着“党的光辉照边疆，边疆人民心向党”的标语。原计划建篮球场的位置，办起了一家农家乐。公路通了以后，开车、骑摩托车，十几分钟就到县城。村里的孩子都到城镇读书，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了。李大嫂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，她的孙子在昆明读大学，已经读到二年级了。

衣食无忧，人丁也兴旺了。当年整个村32户人家，130多口人。现在落根开花，村里已有52户人家、222口人了。过去全村人都姓尹，现在也有其他姓氏的人家了。前些年年轻人都往外跑，现在村里有活干、有钱赚，用李大嫂的话说，“好吃好住”，有些人又陆续续回来了。

我们是中午到的何家大塘，在村里停留一个下午，晚上在村里的一家农家乐吃完晚饭后便返回县城。正是人间四月天。傍晚的山村，和风拂煦，天高云淡，令人流连。更让人流连的是岁月。人生能有几个49年？半个世纪，一转身就成了岁月。半个世纪才有此一回，现在又将离去，我不知不觉中掉进了宋代苏东坡在《满庭芳·归来去来》中所营造的意境：“归来去兮，吾归何处……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……山中友，鸡豚社酒，相劝老东坡。云何，当此去，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……”

我感慨，岁月是一台雕刻机，终究会将曾经青春年少、略带青涩的我们，雕刻成头顶着一穷二白的头发、挺着中部微微崛起的腰腹、行走在黄昏的人。

我感慨，岁月是一台复读机，终究会将一些抹不去的记忆不断回放，画面清晰如昨。18岁时的经历，是磨难，也是磨炼，不愿重复，也不可能重复了。但值得珍藏、汲取，是人生不断向前、向上的台阶。所以，导师说：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”

我感慨，岁月也是一个推进器，终究会推动着大到国家、社会，小到一个小山村、一个家庭不断发展变化。历史的车轮，终将滚滚向前。何家大塘，是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景观；何家大塘的“山乡巨变”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微观影像。人生无再少，社会有生机。

返程途中，蓦然回首，暮色中，那熟悉而又陌生、陌生而又熟悉的何家大塘，灯火点点，山水清晖，一派安澜。而我却心潮起伏、波澜阵阵……今日一别，何时再来？

委员笔记

中国人有与草木为友的传统，比如战国大诗人屈原，他览察草木，朝饮木兰之坠露，夕餐秋菊之落英，以香草喻君子美德，以独特的比兴手法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宗师。比如现代学者林语堂，他说的“让我和草木为友，和土壤相亲，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”，让许多人感同身受。还比如当代作家汪曾祺，他的文章更是充满了花草意味道：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”这种与花草对话的境界，是文人的可爱之处，人的情感如同藤萝，一旦缠绕到草木，就变成难解难舍。

我是一个喜欢草木的人，童年时期家门口有一棵老榆树，暑假里只要天气合适，我几乎每天都会爬到树上读书。我在树的枝杈间用旧筐底架起一处简易座，坐在上面读书十分惬意，不时有麻雀飞过来打个招呼，然后倏然飞走。我在大榆树上读过许多书，记得长篇小说《大刀记》《艳阳天》《青年近卫军》等都是树上读的。印象最深的是《西沙儿女》，读完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后竟在树上美美地睡着了，睡梦中见到了南海洁白无垠的沙滩，见到了能结酸甜果子的仙人掌，还见到了在沙滩上拾贝壳的可爱的小姑娘阿宝。大概是睡梦中侧了一下身子，结果压翻筐底从树上跌落下来。树下种植着烤烟，已长成半人高，被我砸断了三株。我跌落的高度不下三米，但除了肋下有一道划痕外，身体其他部位竟然毫发无损，我想，大概是叶子硕大的烤烟对我多有照顾吧。在创作长篇小说《草木志》时，我更加体会到与草木为友的益处，草木有情亦有道，草木与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关联。在《草木志》中我写了三十几种植物，有花草类的打碗花、杨铁叶子、薤白和拉拉秧，有树木类的樟子松、白桦和都柿等等，每一种草木都对应对应古老墟里村的一个乡亲，在书中我觉得草木即人，人即草木，人与草木已经无法分开。

与草木为友，会放大人生格局。我们常说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人生应该有怎样的格局，不妨参照一下草木。如果悉心观察，草木的格局值得人类效仿。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与悬崖峭壁上那些无论怎样努力也长不大的崖柏相比，人的生存境遇要好得多。就像每一粒沙子放大后，都有如同宝石的一面一样，再小的木花放大后都美得妙不可言，花草的一生拼命也要绽放一次，只为完成作为花草的使命，人也是如此，使生命人生拥有了价值。可惜的是生活中有的人，一旦遇到挫折就随波逐流，不思进取，这一点真的不如

草木执着。与草木为友，会治愈纠缠不休的孤独。现代生活节奏加快，竞争激烈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孤立而疏离，很多人感到孤独，情感无所寄托，遭遇这种情况，不妨寄情草木。在另一种生命维度里寻找精神安慰。草木有信，可为知己，人会辜负草木，草木定不负人，只要你用心浇灌，悉心照料，它会用绿叶、鲜花和果实来回报你。据植物学家研究，草木是有感知能力的，那些养花好、会养花的人，都是不吝夸赞美花草的人，而挑剔乖戾，对花草经常恶言相向的人，所养的花草经常会莫名地枯萎夭折。与草木为友，会理解只有活着才会不朽。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，人的生死属于自然规律，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，但是，只要与草木为友，人的思想可以与草木形成精神共同体，从而以另一种形态延续下去，因为只有活着，才能不朽，而草木会年复一年地活下去。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已经5000多岁，每一个拜谒者都会由树想到人，感觉这棵古柏就是黄帝的化身。先师手植松也是如此，这棵孔子亲手栽下的桧树历来备受重视，人们把它看作孔子思想的象征，它与孔氏家族的命运紧密相关，“此桧日茂则孔氏日兴”“矫龙怪，挺雄质，二千年，敌金石，纠治乱，如一昔。”这是书法家米芾对此树的赞美。与草木为友吧，草木带给现代人的不是负担，而是受用不尽的加持！

与草木为友

滕贞青

2023《晚秋情事》

——近作琐谈

叶辛

去年底，东方出版中心责任编辑小钱打来电话，告诉我长篇小说《晚秋情事》即将第二次加印，问我这个作者，还需要作一些修订吗？并且她还发来了近日趁着秋叶洒落，为第三次印刷拍摄的宣传照片：在上海街头若隐若现的梧桐叶间，《晚秋情事》的封面和内封在一片金黄中别有一番情趣。

我自然是高兴的。记得，《晚秋情事》是2023年的2月28日那天举行的首发仪式。和我以往所有的新书出版首发没啥两样，只是客观地说一下这本书的创作初衷和写作过程，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新书的简介，希望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关注这本描写中年人爱情的书。到了8月份，上海举行书展。东方出版中心告诉我，首版年初第一次印刷的书，已经销完了；为迎接疫情之后读者空前期待的上海书展，8月上的《晚秋情事》第二次印刷出版了。除了版权页上标注了第二次印刷，其他一点未作改动。从读者的反馈来看，他们对该书的封面装帧还是喜欢的。

从8月份到12月初，仅仅过去了4个月，这本书又要第三次印刷了，这真是严寒冬日里给我送来的一个如春风拂面般的好消息，一件喜讯。屈指算来，从1977年的早春时节，我的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出版至今，46年过去了。我已整整写作了一辈子。从尚未成家，到如今成了七旬老人，我出版了100多本书。尤其是像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，换过封面的版本，已经有了23个；长篇小说《孽债》，换过封面的版本，统计有17个了。照理，看见自己的书，又一次印刷出来，不学习以为常，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兴奋了。但是，在疫情3年过后的2023年，从春天到冬天，新写的长篇小说《晚秋情事》印了3次，我还是感到出奇的高兴。很多读者问我，这故事是不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，你生活中遇到的故事？中年人的爱情，和青春年少时的爱情，和你写过的知青时代的初恋，终究是不一样的，你是如何把握其中分寸的？这故事中有多少是生活中的原

型提供给你的？又有多少是你虚构的？读了这故事，我们总觉得有些玄乎，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男女之情吗？不管读者问什么，还是因为时代的变化，读者心里有什么疑问，我听来都是高兴的，而且愿意和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探讨一番。这说明每一个打开这本书的读者，都把我的这本新书读完了。他们在掩卷之余，还有话要说。无论他们说的是令我高兴的好话，还是对我作品提出的疑惑、不解，甚至有的提出意见、批评，我仍然是十分欢迎的。细说起来，这是两个有生活原型的真实故事，而且，他俩在上山下乡的时候，是从北京下到陕北的知青，不是我以往作品中写到的同时代上海知识青年。按照知青史提供的数据，那些年里，共有111万从上海下放到全国各地计11个省份农村的知青，而北京知青则有64万人。从全国范围来讲，从大中城市下到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672万人，号称1700万人。真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。

乡村五月

张勇

乡村五月
抽穗的麦子
齐刷刷站成夏天的
姿势，高高捧起
乡村饱满的心事与
笑容，让五月的镰刀
悄悄磨砺岁月的锋利

那些拔节灌浆的抒情之后
傍晚二两白干
沉醉出火热的章节
农事悄悄浪漫

乡村五月
草木蓬勃的初心
疯长旺盛的日子与
牵挂，等待一个节日与
傍晚突然响起的叩门声

乡村五月
写不尽一场盛大农事的
辽远，凝望中的悬念
成为小屋跌宕起伏的情节
让时光里的故事
丁香芬芳



专栏·辛闻琐记